

论帕斯《太阳石》中的时空诗学

莫色木加^{1,2}

(1.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23; 2. 西南民族大学世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成都 610041)

摘要:《太阳石》既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 又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通过分析帕斯抒情诗中对时空艺术的处理技巧来进一步探讨帕斯的时空诗学。在时间方面, 他认为时间的运动是无限循环的, 而且诗人的时间是具有双重的意义: 一种是可看得见的和普通的意义, 另一种是不寻常的深奥的意义。在空间问题上, 他认为人类和宇宙之间是可以互相感应的。为了突破时空的限制, 诗人在诗歌中对时空关系的处理采取了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的策略, 即诗中的时空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相互表现的关系。

关键词: 帕斯; 《太阳石》; 时空诗学; 时空观

中图分类号: I731.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0)02-0089-06

A Study on the Space-Time Narrative Art of Octavio Paz's *Sunstone*

MOSE Mujia^{1,2}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 Institute of World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Sunstone* represents as existence of both time and space. Through analysis of Paz's treatment of the space-time art in his lyrics, we could further explore Paz's space-time poetics. With aspect of time, he believes it is cyclical, and his time has double meanings: one is common and perceptible, and the other is uncommon and mythical. With aspect of space, he believes human beings and the universe are mutually perceptible. To break the constraints of space and time, the poet uses strategies of spatial conversion of time and temporal conversion of space in his treatment of space-time relationship, i.e., the space and time in his poems are mutually convertible and representable.

Keywords: Octavio Paz; *Sunstone*; space-time poetics; space-time awareness

《太阳石》是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诗人、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1957年创作的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太阳石》是环形结构, 全诗由584行十一音节的诗句组成, 诗行完全按阿兹台克历法计数, 首尾重叠呼应的线形诗。它是一种时空循环运动, 是一种生命循环运动, 它反映了生命的流失和时间永恒的回归。所以它形成了严密而完整的环形结构, 给人以大气、和谐、完满而自足的感性形式的强烈审美愉悦。在《太阳石》中, 帕斯提出了独特的时空诗学。据笔者调研, 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相关学术成果面世。本论文拟结合帕斯创作《太阳石》的印第安人文化背景, 对它的学术价值进行具体的阐发论述。

一、太阳石: 传统时空观的表征

阿兹台克太阳石是墨西哥出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它是伟大的美洲文明的象征, 超出了他的想象, 它是玛雅人的日历, 其对应于金星公转周期的时间天数。太阳石中央刻有玛雅人太阳神头像, 包括星星、神鸟和羽蛇神。“太阳石”既是古老印第安人神话、宗教、哲学、历史、天文、语言、科学与艺术的象征, 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它以太阳神为中心伸展开来, 一边是利剑, 一边是人心; 再向外是代表虎、风、雨、水的四个世界, 然后是20个象形符号, 表示每月天数; 最后是阳光普照的羽蛇, 两条羽蛇首尾相连, 在上下两端分别托出‘新纪元13日’和‘584年’的字样。前者表示太阳神生于大地神再

造世的第13日,后者表示584日为一年。”^{[1]14}

印第安人认为,“自然界很像人类,有时行善,有时作恶;这样,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把自然人格化,把自然力看成是男女诸神。”^{[2]165}“羽蛇”是一位太阳神,是第2个时代(“四风”时代)的统治神,更是印第安人最惧怕的一个超自然物,而且也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和无法描述的神灵。“羽蛇”既是时间,又是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太阳石是古老印第安人传统时空观的表征。

为了传承古老的文明,诗歌就成了帕斯重构印第安人过去历史记忆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太阳石》的行数与印第安人金星公转一周的天数一致,金星与古罗马爱神维纳斯又有关联,爱神代表一切女性,又不是任何一位女性。她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她既是生命循环运动的宿命,也是激情与理性的生命能量:

你有一切人又无任何人的脸庞,
你是所有的又不是任何一个时光,
你像云,你像树,
你是所有的鸟儿和一个星体,
你像剑的锋芒
和刽子手盛血的杯子,
就像使灵魂前进、将它纠缠
并使它与自身分离的常春藤一样。^①

太阳与金星是死亡和生命的双重体,每隔840天就重叠或结合在一起。诗人在神话圆周的时间上插入一个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人的不可重复的历史。“太阳石”只是化石而已,是没有生命的,是死亡的象征,是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的象征。“太阳石”本身就具有多重性。诗人把太阳溶进化石,使它像有生命的东西一样生存,即复活。

太阳代表着张力、目眩、欲望变成现实。在《太阳石》中,最重要的意象是太阳,而且太阳象征着永远循环往复的时间。在时间运动的无限循环中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诗意的生命体验实现了神话的虚构功能,让人联想到长期被制度话语遮蔽的原始宗教观念,而且诗人对印第安人神圣的循环时空观主要是通过诗歌中的诗意表现出来的:

世界摘下了面具,
它的中心晶莹闪光,
没有名字的人,我们所谓的上帝,
在虚无中自我欣赏,
人没有脸庞,在自己的身上飘荡,
这是形象与名字的充分体现,
是太阳的太阳。

二、瞬间:时间性叙写

叙事学大师们经常把文学作品的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茨维塔·托多罗夫对文学作品中的两个时间概念做了解释:“时况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两种相互关联的时间概念:一个是被描写世界的时间性,另一个则是描写这个世界的语言的时间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与语言叙述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3]20}从某种意义上说,“‘诗’就是瞬间的形而上学。瞬间是一种垂直的时间,一种复合的创造性时间,一种类似于本雅明的星从化的时间。列斐伏尔认为,人类的生活之基本性与独特性莫过于它原始于一种生活与自然天性:人的斗争、游戏、食物、爱与再生产、休息等。而要将动物与人区分开来就必须采取一种瞬间性的观察与分析。一个社会的个体的人,与动物之区别不是一种领域,而是一种瞬间。瞬间是多种多样的。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时刻。”^{[4]300-301}帕斯认为世界没有边际,但它又总是伸手可及;时间是一种可延展的物质,一种没有裂痕的现在。诗人描写了时间的残酷和无情,时间的不稳定性,它仿佛是一个随时都会把人陷进去的泥潭。诗人采用这种独特的诗歌叙事方式暗示出诗人内心状态的变化:孤独、苦闷、痛苦和迷惘。时间是线型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它是生命的一部分。他写道:

我面前一片虚无,今晚只有一个瞬间
从形象会聚的梦境中
得到拯救
它无情地雕刻那个梦,
它从今夜的虚无中产生,
高悬手腕,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使它出现,
与此同时,时间在外边疾驰,
世界以它残忍的时间表
叩击着我心灵的门板。

帕斯是一位表现诗的瞬间的诗人。他试图从瞬间时刻中去把握永恒,从当下中体会生命时间的深层意义。只有瞬间才是真正属于诗人自己的,只有这个时间是真实的,除了瞬间之外,其它时间都是别人的,是一种虚假的时间。因而诗人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诗歌的世界里,因为诗歌能够拯救时间,拯救瞬间:不杀死它,不剥夺它的活力,而展示它,固定它。身体既是符号又是时间和空间,诗歌是诗人的无意识记忆,试图寻找另一种“声音”的东西(灵感、潜意识、偶然、语言等),它可能是一种对

语言不断的毁灭和再创造的幽灵:

在我的额头的出口我摸索寻找,
徒劳地寻找,寻找那一瞬间,
一张闪电和暴风雨的脸。

《太阳石》是诗人对语言、对诗歌、对人生的一种批判或重新审视,而且只有瞬间是一种真正的存在,它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是一种游戏规则,而且语言的这种无限重复可以延续生命此在时间:

我踏着白天,踏着走过的那些瞬间,
踏着我的影子的思想,
踏着我的影子寻觅一瞬间。

在帕斯的眼里,所有的时间都汇入到一个享有特权的瞬间,一个典型的、短暂的、不受时间限制的现时。在这部诗集里,存在着静止与运动、长久与瞬间的短暂结合,也反映了生命的流逝和时间永恒的回归:

噢,未来和已度过的生活,
在潮水中返回的时间,
离去时头也不回的时间,
过去的岁月没有消失,它仍存在,
并且悄悄地汇入
正在消散的另一瞬间。

时间是一个无穷尽的存在,它静守不移,我们无法看见,我们看见的只是时间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存在而已。有一瞬间,时间敞开了一个口,露出了那恐怖的内部,然后重新关闭。时间进入了自己的体内。诗只能是时间的眨眼,而不是别的,它是在其消失之时为我们显示时间的符号:

只是一个瞬间
当城市、姓名、味道、生命
在我盲目的前额上溃散,
当夜的沉闷
使我的身心
疲惫不堪,当岁月
将可怕的空虚积攒,
我牙齿松动,眼睛昏花,
血液放慢了循环

在《太阳石》里,诗人把所有的年代都汇入到一个享有特权的瞬间,一个典型的、短暂的、不受时间限制的现时。诗人认为,这个瞬间不单纯是个体的,它是诗人的歌,广泛意义上的创造者的歌:诗人、建筑师、政治家、情人、科学家。所以“世界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人类借语言符号和词语打造出来的,是文化叙事。”^{[5]33}创造者把时间转化为意象和艺术作品,而且真正的时间

是在自己的内部进行的:

向内部成熟,在我的体内扎根,生长,
占据我的全身,
我的思想仅仅是它的小鸟,
它的水银在我的脉管中奔流,
那是我思想之树,具有时间味道的果实。

时间秩序成为一种制约人类行动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来自自然时间。来自自然时间的时间又制约着人类的生命时间。所以人的生命是无法同永恒的自然时间相抗拒的。欲望是男人和女人在时间居所的憧憬。希望和幸福的瞬间,是个体生命哲学唯一的依托。而诗歌创造与爱情欢乐都可以使我们享受一个闪电般的美妙瞬息,诗人认为只有瞬间是最美的境界,除了瞬间之外,人类是时间和空间的奴隶。所有在此一瞬间,时间的观念不复存在,昨天、今天与明天均无意义。只存在着永远、这儿与眼前。束缚头脑的壁垒全部倒塌,时间和空间相互拥抱。对于诗人来说,肉体是存在的,是它给予诗人的存在以重量和限度,是时空有限之部分。诗人为它受苦,同时也感到享受,肉体可以超于时间。

诗歌是原始的体验,即诗歌是对原始经验的阐释,诗歌是线性的和时间性的。诗人强调个人生命的有限性,个人时间体验的有限性,只有瞬间才属于自己真正的时间。诗人的时间是具有双重的意义:一种是可看得见的和普通的意义,另一种是不寻常的深奥的意义。时间既是幻觉,又是真实。时间是人类行动的实质,也是与人类历史的总结,让人回到意义重大的爱的瞬间,它是肉体的时间、享乐的时间,它同样是死亡的时间,即死亡中的生命可逆性和循环性,最终能获得生命的全部意义。诗人将生命变为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将生命从死亡中解放出来。“此时此刻”的瞬间才是真正的时间,才是真实的现在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生命个体的时间:

两个人脱光衣服接吻,
因为连在一起的裸体
可以超于时间,不受伤害,
不受触及,回到开始,
没有你,也没有我,没有明天、昨天,也没有名字,

两个人结合成一个灵魂和肉体的真实。

由此可知,此时时间和空间交织,现实和梦幻交织,反映了人类逃不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太阳石》反映了诗人的循环时间观。诗人认为时间的流

淌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所有都与生命相联系的事物,都同时具有这种循环特性。诗人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独特的时间观念:爱之瞬间的恢复是真正自由之恢复,是把我们将引向与另一个躯体、与另一些人以及大自然的交流的“存在之门”。这个“从我到他”的跳跃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人本身就具有作为构成其存在的他镜,而“自我”与“他者”连接的桥梁是女人,她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她既是时间,又不是时间。当太阳的魔力和女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将打破“人类词语的基本法则”,她们以“自己的躯体使世界变得有形,以自身的透明使世界变得透明”^[6209],随着她们逐渐与世界融为一体,她们具有了很多新的特质:

艾罗伊莎,珀尔塞福涅,玛丽亚,
终于露出你的面孔,为了看清
我真正的面孔,他人的面孔,
我的面孔总是我们大家的面孔,
树和面包师的面孔,
司机、云朵和海员的面孔,
集体的孤独者的面孔,
唤醒我吧,我已经诞生。

在诗歌中,“她们代表一切女性,又不是任何女性。”^[744]她们既是生命的创造者,又是死亡的“信徒”。叙述者“我”脱离了自己,与他者融为一体,然后寻找一张“面孔”,而且这张“面孔”是人性本身的表征,她赋予了人真正的人性。在诗歌中,时间是永生的、重复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重复的,人重复的只是有限的生命体验(欲望)。“女人是天与地之间、精神的纯世界与人类的中介。”^{[8]323}女人作为此在世界的出现,也包含着自身的消失,词语在成为词语之前寂寞,现实世界也是它的非现实,她是时空相互转换的象征符号:

埋在枯井中的目光,
从一开始就望着我们的目光,
老母亲那女孩般的目光
在大儿子身上看到一位年青父亲,
孤独的女孩那母亲般的目光
在父亲身上看到一个小儿子,
从生命深处注视我们的目光
是死亡的陷阱。

这首诗是一种真实生活的诗意表达,诗人的语言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表现,而且它也是原始生命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一种诗意生活的体验,它是一条生命的河流,最终流向它的源头,这就是帕斯阐释的生命本身。在诗人看来,现实世界只不过

是一个“瞬间”而已,瞬间是词语,是在此成为参与的行动:是所有人都共享的一个瞬间和一个词语,这些词语既是理性的,又是无意识的,既是时间的,又是非时间的,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而“瞬间”是一种内在的理性,它属于所有人,此刻时间和空间已失去界限或已消失,最终成了一套话语符号系统:

所有的名字都是一个名字,
所有的面孔都是一张面孔,
所有的世纪都只是一瞬间。

诗人非常重视“瞬间”的生命体验,恰似对生命内在空间的思索。它是诗人无意识的空间诗学的表征。在诗歌中,“名字”“面孔”和“世纪”都是生命时间状态,它把不同的时间、气氛和本体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冲动,它是唯一的在此、现在和受梦的逻辑支配的我。生命是短暂的,而语言是永恒的。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能够捕获的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我们无法在尘世间获得永生或永恒,而只有诗人才能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对于诗人而言,瞬间就是永恒。帕斯认为诗人是靠直觉,对于他来说,作品是瞬间的,永远在树立又永远在毁坏的纪念碑,因为它始终受着时间的批评,即一代代读者的批评。

三、城市与房间:空间性抒写

空间既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又是人类历史的产物。空间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表征。空间不仅作为人类生活、生产的场域而存在,而且作为凝聚人类生活、生产意义的载体而充满了文化内涵。空间和时间在语言里握手言和,空间与语言是对应的,语言是空间性的,诗歌本身就具有空间性,而世界就是语言,诗歌不仅是文字的,也是流动的、时间性的、空间化的。帕斯指出,诗歌是一个寻找意义的符号团体,一个围绕着它自身及一个尚未出世的太阳旋转的表意符号。所有诗歌的空间布局具有深层的含义,它为语言的游戏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而且语言成了一种存在的空间,是回归本源:

我沿着你的躯体像沿着世界行走,
你的腹部是阳光明媚的广场,
你的胸脯上耸立着两座教堂——
血液在那里将平行的奥妙酝酿,
我的目光像常春藤一样笼罩着你,
我是大海环抱的城市,
被光线分为两半的桃色的城墙,

在全神贯注的中午管辖下
一个海盐、岩石
和小鸟栖息的地方。

诗歌是一种自由行为,是意志的产物。空间被想象为自在的,在很多诗人那里,空间的概念是最重要的。在帕斯的诗歌中,空间转化成为语言,重新获得自己的声音。在《太阳石》中,时间和空间没有分离,反而两者不可分离:

每个雕花都是云,每扇门
都开向田野、天空、大海,
每张桌子都是一席筵宴,
一切都在合拢,宛似贝壳,
时间徒劳地将它们纠缠,
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围墙:空间,空间。

在诗歌中,帕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空间不再是物理空间,变得形式不定、不可捉摸、空间复制、戏仿、重写、互文等技巧展现出诗人的现代性空间观念充满了异质特征的空间碎片:

我沿着你的腰肢行走
像沿着一条河流,
我沿着你的身躯行走
像沿着一座树林,
我沿着敏锐的思想行走
像沿着直通深渊的山间小径,
我的影子在你白皙前额的出口
跌得粉碎,我拾起一块块碎片,
没有身躯却继续摸索搜寻。

公园和房间等都是展示的空间。公园是大自然,不过是千姿百态的大自然,而房间是小世界和小自然,它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公园和房间都建立所有活着的人的契约之上的。在空间的变化中,诗人感觉到生命的流逝,它还与某种意识形态有关,而且空间也被分成了碎片,被分割了,而且空间一直处于运动状态中,它充当诗人与此在世界之间的绝缘体,它是一种秩序,也是一个神秘的迷宫。诗人脱离了整体,落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与他人分裂和交锋,而且空间变成了诸多的空间:

一条条街道,脸庞,广场,车站,公园,孤单的房间,
墙上的污迹,有人在梳妆,有人在我身旁歌唱,
有人
在穿衣裳,
房间,地点,大街,名字,房间。
面对令人不安的、零碎的、混乱的现实空间,诗人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以理性的方式重组新

的空间。诗人把日常生活与城市生存空间(街道、广场、车站、公园)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小宇宙,而且这个空间是杂乱的、复杂的、被建构的、被生产的、被命名的,它是政治秩序和社会骚乱的根源所在。它被“现实化”和“客观化”了,它是历史的产物,它既是创造又是毁灭:

房间漂浮在
将要沉没的城市中间,
房间和街巷,像创伤一样的姓名,
这房间,窗户开向其它的房间,
窗上糊着相同的退了色的纸,
一个身穿衬衣的男人在那里将报纸浏览:
或者一个女人在熨平衣衫;
那桃枝拜访的明亮的房间,
另一个房间:外面阴雨连绵,
三个生锈的孩子和一个庭院,
一个个房间宛似在光的海湾颠簸的轮船,
或者像潜水艇:寂静在蓝色波涛上扩散,
我们碰到的一切都闪着磷光,
辉煌的陵墓,破碎的肖像,
磨坏的桌布,陷阱,牢房,
迷人的上洞,
鸟笼和有号码的房间,
一切都在飞,一切都在变。

这些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均质性的又是断裂的或破碎的。它意味着向另一个状态的过渡:城市市民已经从自然环境中分裂出来,已经丧失了与其本能的联系,丧失了真正的原始的自我,他们变得更陌生更孤独。正如胡果·J·维冉尼(Hugo J. Verani)和大卫·庄普尔·克拉克(David Draper Clark)所言:“每个空间都是相同的空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以前或以后,只有瞬间的世界。”^{[19]63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空间是一个微型世界或现实世界的缩影,而且街道、广场、车站、公园等这些现实空间不仅是商品和人流的集散地,同时也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环节(社会空间),它涵盖了所有的意义和符号。

四、结语:建构独特的时空诗学

帕斯诗歌如此复杂而丰富,令人兴奋的是他提出了独特的诗学思想。通过文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帕斯诗歌值得去研究,在阅读他的诗歌时,我们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诸如二元论和一元论的观点,都反映在它们的对立物上的审美意象。

《太阳石》既是时间之旅,又是空间之旅,而且

时空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这就是帕斯时空诗学最重要的表征之一。诗人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时空观念,在叙述上完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诗人把爱情与死亡、快乐与悲伤、现实与梦幻、瞬间与永恒、静止与运动、人类的和平与友爱、战争的废墟与创伤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所以《“太阳石”》是诗人对墨西哥心理和神秘底层所做的深入探索,也是对它本人的一种深入探索,“它将生与死、历史与现实、神话与梦幻、孤独与理解、拒绝与接受、追求与绝望融合在字里行间”,“使时间失序,空间转化,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丧失”,“将历史的人物、女性的形象和现实的事物如涓涓的细流汇入滔滔的历史长河中”。^[7,10]诗人打乱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将神话、现实、回忆、憧憬、梦幻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自己汹涌的激情、深邃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给全诗披上了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它是记忆的产物:

大海用光的声音歌唱,
一座座城墙互相退让,
所有的门已都已毁坏,
太阳从我的前额开始掠抢,
翻开我紧闭的眼睑,
剥去我生命的包装,
使我脱离了我,脱离了自己
千年昏睡的石头梦乡
而他那明镜的幻术却重放光芒,
一棵晶莹的垂柳,一棵水灵的黑场,
一股高高的喷泉随风飘荡,

一棵笔直的树木翩翩起舞,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前进、后退、迂回,总能到达
要去的地方。

在这首诗中,诗人曾做过不会做梦的石头之梦,而这个梦既是诗人的记忆和欲望对象的替代物,又是诗人时空诗学的表征,即“石头之梦”既是空间的、无序的,又是时间的、变化的;它既是一种物质,是空间性的,又是诗人的记忆,时间性的。由此可知,太阳石既是词语(时间),又是形象(空间),它更是帕斯时空诗学的主要特征,而且帕斯的时空诗学一直都围绕着一个点,但是这个点是没有中心。

综上所述,帕斯的时空诗学是在古老印第安人的传统时空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特别是对传统天文历法(古代印第安人的神圣日历太阳石)和神学思想的重写。他用语言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时空诗学,以表达诗人对存在和经验的真实性给予的特殊意义。他的这种诗学思想主要对生命哲学的重新阐释,而且通过阐述其内在紧张关系的规律,它将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将会被后人学习。当然,他的诗学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时间的又是非时间的,既是空间的又是非空间的。帕斯对时间和空间的思索非常独特和深刻,在时空关系上表现为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时空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相互表现的关系。这种时空关系的艺术处理开拓了帕斯诗歌的表现手段,扩大了抒情诗的诗性思维和艺术想象空间,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注释:

① 引用的诗歌均出自(墨)奥克塔维奥·帕斯:《太阳石》,朱景冬,等译,广西: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 [1] 陈众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 [2] 瓦尔特·阿兹特克文明[M].朱伦,徐世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3]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4] 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5] 肖锦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6] 王军.诗与思的激情对话: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歌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7] 赵振江.燃烧的激情 执着的求索——《太阳石》浅议[J].世界文学,1991(3).
- [8] 帕斯.批评的激情[M].赵振江,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9] HUGO J V, DAVID D C. Octavio Paz and the language of space[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Homage to Octavio Paz, Our 1982 Neustadt Laureate. 1982,56(4): 631-635.
- [10] 李德恩.墨西哥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